島蘭察布日根



嵘 **1** 青 睁

记丰东游击区开创者罗重群

●杜卫国

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二 任)姚喆在他的回忆录《塞外烽火照青山》中写 道:"1939年夏,罗重群赴丰镇以东搞起了一 支游击队,开辟了新区。'

罗重群原名袁尚业,别名袁亚夫,1915年 10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应县罗家村一户农民 家庭。青年时期,他非常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为实现驱逐倭寇、报效祖国之志,于1932 年赴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军校学习,受到共产党 人进步思想的影响,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越 过日伪军的层层封锁,历经艰险,奔赴革命圣 地延安,于1938年6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罗重群把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国 家兴亡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经生 死、英勇奋战,迎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投入到社 会主义建设中。

奔赴丰东

1939年8月,罗重群受组织委派,在八路军 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一任)李井泉的 率领下,奔赴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罗 重群赶赴斗争条件最为艰苦的丰镇以东地区开 展抗日工作,组织起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建立了

抗日政权,并被组织任命为丰东县县长,成为开 辟丰东游击区的第一人。

面对百倍于己的日伪军,在强敌围困的恶 劣斗争环境中,罗重群坚持武装斗争,广泛发动 群众,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他既懂军 事,又善于做群众工作,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逐步扩大。

鱼水情深

丰镇及其周边地区是日伪军重兵驻守的 敌占区,没有抗日武装,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罗 重群一行初来丰东时,村民躲得躲、藏得藏,开 展抗日工作异常艰难。

日军在丰东地区建立了一整套伪政权,黑 土台、镇川口、镇边堡、元山子、官屯堡等地连 同长城沿线,都有日伪军驻守的据点,共有 1500多人。南面大同、孤山等地的日军经常 入侵丰东地区进行"大扫荡",实施"烧光、杀 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罗重群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开展游 击战,机智灵活地打击敌军,有效歼灭小股敌 军力量,使人民群众看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希望,增添了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勇气和信 心,周边村民一改过去的"躲与藏",开始积极 配合丰东游击队打击日伪军

一次,罗重群被日伪军围困在村子里,日

伪军进行大搜查时,一户村民冒着生命危险, 一把将罗重群拉入屋内,让他装扮成村民与房 东盘坐在炕上吸旱烟。敌人进屋盘问时,罗重 群没有表现出一点慌张的样子,房东称罗重群 是"我的女婿",房东女儿也积极配合,终使罗 重群安然脱险。

只身赴会

丰东有个叫毛油民的人,是个练家子,当 过土匪,也曾往返于北平、天津、大同等地倒卖 货物,交际广泛,与各方人士都有往来。在罗 重群长期以来的教育感化下,毛油民表示愿为 抗日斗争作些贡献。

一次,罗重群欲前往敌方据点官屯堡与伪 军头目谈判,伪军头目提出"只许罗重群一人 前来谈判"的条件。丰东地区的同志们认为罗 重群只身赴会,凶多吉少,不同意他去。罗重 群却认为:"为了表达共产党八路军的诚意,我 们应该答应伪军的条件,通过谈判、做工作,拉 他们抗日,至少是不与我们为敌,达到瓦解敌 人,培养'两面人'的目的。"与此同时,罗重群 想到了毛油民,便说服他和自己一同前往伪军 据点。毛油民是江湖人士,不会引起伪军的反 感,反而更有利于做伪军的思想工作。

两人进入伪军驻守的据点后,刀枪林立, 警备森严,枪口齐齐指向罗重群。罗重群坦然

我停下

黄昏的时候

远处的风机转动

像迟来的手势

提醒我们回家

而云抬起一点点

给出一条亮线

足够我们走过去

就把它交给草

它会被云压低

明早

请再来

如果你把悲伤带来

交给一朵小小的白花

交给仍在学习的马蹄

低到不再挡住你的眼睛

带着你的呼吸和安静

把你看见的告诉别人 像把一小块光

在辉腾锡勒

落座,从容而谈。他的这份胆略与气度,让一 众伪军大为折服,敬佩不已。此次谈判,初步 实现了罗重群的预期目的。之后,罗重群与官 屯堡伪军的往来由毛油民负责牵线奔走,丰东 游击队至此之后与官屯堡伪军相安无事,再也 没有发生过冲突, 伪军任由游击队往来行走, 游击队紧缺的军需物品也能顺利通过该伪军 据点的盘查,送达敌后。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丰东浑源窑子有一位张姓大地主,丰东游 击队常与其接触交流,罗重群凭借着耐心细致 的思想政治工作,成功将其拉拢至己方阵营, 张地主的家成了游击队可靠的据点,游击队的 伤病员曾多次在他家中养伤,从未出现差错。 张地主还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劝说部分伪军人 员"不要做对不起祖宗的事,不要死心塌地地 帮着日本人祸害老百姓,不要与八路军游击队 为敌。"部分人听从了他的劝说,加上丰东游击 队武装力量的震慑,部分伪军恶行大为收敛。

丰东有一飞贼名叫李文奎,身手十分了得, 曾多次只身闯入日本侵略者的洋行盗取财物、破 坏设施,被下令通缉。罗重群得到这一情报后, 主动找到李文奎,鼓励他加入游击队。李文奎加 人了丰东游击队并担任副官,他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为游击队搞回了机枪、步枪、弹药等军需品。

罗重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丰东 游击区在日后反击日本侵略者打下了良好的 政治、军事和群众基础。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 至1942年,罗重群受命转战绥西,进行了武 固、萨县地区的抗日斗争,数次被日伪军围困 在大山中,面对敌人的武装进攻和政治诱降, 他与同志们意志坚定,对党忠诚,同数十倍甚 至数百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以随时为党和人民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顽强斗 志,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奋斗终身

解放战争时期,罗重群在察哈尔省、绥远 省等地,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多次受到上 级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重群历任 内蒙古公安部队副政委、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内蒙古工学院(今内蒙古工业大学)副院 长等职。1964年,罗重群任吉林大学党委副 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罗重群参加石 油工业建设,转战于吉林油田和华北油田,始 终如一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率 先垂范,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立志为祖 国拿下大油田"的主人翁精神和奋斗气概,为 新中国的油田建设作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 的贡献。



乌兰察布(组诗)

●李晓晔

辉腾锡勒的早晨

晨光熹微 草原从梦里醒来 我看见蓝天、蒙古包 森林、绿草、小花 听见悦耳的鸟鸣 潺潺的流水 而青青的山坡上 安静吃草的马群 三三两两,恰似梦境 遗落在人间的宝贝 这一切 都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

风车

长在草原的另一种草 开三瓣的花 风吹来,花旋转 晴空下美不胜收 它在草原快速蔓延 遍布山坡和草场 它将风转化为电能 驱动四轮的铁马 在草原上恣意狂奔

注:乌兰察布被誉为"空中三峡""风电 之都"。

乌兰察布的土豆

明明是一种萋墨 却偏偏被叫作豆 前边还加了一个土字 确实,它的家就在土壤之下 土壤就像天空和海洋 它的孩子就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每一个都吸收了土地的精华 变得圆滚滚胖嘟嘟

乌兰察布,土豆们的家乡 它们在这里幸福地成长 之后以细长的形状 端上城里人的餐桌 成为城里人的最爱 支撑着大把的餐饮品牌 在乌兰察布 我又吃到了烤土豆 那种从炉灰里扒拉出来的土豆 那种外焦里嫩的土豆 一掰开,那特有的焦糊香味 一下子就让你回到童年时代 那些早忘却的记忆,瞬间醒来

注:2009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正式命 名乌兰察布市为"中国马铃薯之都"

在乌兰察布听马头琴演奏

旋律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琴头的马骤然复活 嘶鸣着,向我冲来 四蹄腾空,风驰电掣 琴弓如阵阵疾风 令马鬃飘扬如战旗 此刻,马群从旭光里冲出 马蹄将草原敲出战鼓的雷鸣

倏尔弓停 烈马一声长嘶 双足高高仰起 落下时,复又化为木雕 静静地,立于琴头

作者简介:

李晓晔,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 任中国书籍出版社总编辑、《传媒》杂志社 长兼主编,《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主编,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所长等。当选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三批领军人才。

低点,再低点(组诗)

●杨晓民

辉腾锡勒的云把悲伤压得很低 递给仍然在路上的人

清晨我走在辉腾锡勒 乌兰哈达火山 云很低 像把手放在草上 它按住了风 埋葬的炭 也按住心里那些 我在旷草之底 还没学会安静的句子 听见一次没有记载的呼吸 玄武的夜在胸腔缓缓张开 让靴子周围的露水 像一颗迟到的星 把我围成一小圈 把一万年 一只云雀从草丛里起飞 聚拢成一枚枚沉默的核 它把歌往上举 风,反复擦拭它的名字 又把我拉回地面 只留下更深的火痕 一匹小马学会奔跑 草籽落在裂缝 像细小而执拗的企盼 它先在母亲的影子里试探 然后大胆一些 在久久的渴念里 像我们在世界里 一寸寸攀向天空 慢慢走向自己的名字 哦,这被时间反复锤炼的巨兽 看看这些草吧 你蹲伏,不是为了跃起 针茅 芨芨草 蒿 而是为了在自身内部 完成一次更深的坠落-它们的肩上有盐 让熔岩的舌收回 腰里藏着风 让灰烬的耳闭合 它们把悲伤接过来 让每一粒灼热的尘埃 低到只剩脚背轻轻跨过的重量 都学会在黑暗里安居 如果你愿意 谁曾在你的脊背上 把手伸进土里 刻下短暂如牧歌的温存? 你会摸到去年的雨 谁的马蹄踏过你残缺的熔口 还在慢慢地向根部走 又匆匆隐入远方的雨季? 你会听见旱獭 你不再追问 和午后的寂静小声交谈 只在萤火虫失聪的地方 你会明白 将一切未竟的呐喊 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回答 凝结成一块冰冷的铁钨 有时候我也难过 锁住穹庐下的浮云 使跳动与静止 那时我坐下 成为同一个回音 让云替我拿一会儿 草原继续辽阔 它很擅长 它知道如何把黑暗 月色继续低垂 摊开 变薄 而你继续向内燃烧—— 像一张被阳光照亮的纸 不为照亮 牧羊人的狗跑过来 不为毁灭 只为在无人抵达的深夜 闻一闻我的膝盖 将自己铸为永恒的寂静 然后去追一只影子 风在它身后吹响铃铛 世界因此简短了一会儿 只剩奔跑和呼吸 你问这是不是祈祷 也许吧 悄悄生长 祈祷有时只是 认真地看一看 让心里变得安静 碾成低低的私语 对着低低的云 从地平线推送 说一声谢谢

乌兰察布之夜

马头琴腹腔里的寂静 你只能俯身,把耳朵贴向草茎 听它把冷却万年的火山矿渣 直抵你温热的鼓膜 今夜,乌兰察布 铺在月光之下,整片旷野卷成一张巨大的羊皮 我仰面朝天,像犁铧误入折缝的深沟 银河缓缓倾泻,把牧场 压出斑白的波痕 远处,几匹蒙古马的黑鬃 被辽阔一点点擦亮 夜色没有重量 却把我按进更深的夜色 仿佛我是一枚未启封的箭囊里的孢子 被时间轻轻埋进泥沼 风从四面吹来 吹散我的姓名、籍贯、指纹

每一颗星都在毡房上

像无人放养的铜铃铛 轻轻摇晃 却从不发出音响 此刻 世界只剩下两种余烬: 草的烫,血的凉 我把手掌摊开 让它们互相渗透 直到再也分不清 哪边是草原,哪边是我自己 放缓心跳 我像坠地的沙棘果 在黑暗里 渗出 一滴带刺的密

风挟着一坨坨羊粪粒

辉腾锡勒草原的篝火晚会

在辉腾锡勒铁皮桶上擦出火舌 我们围坐成半圆 一排缺齿的琴键 火在中央 把同一个低音拨到指头发颤 火焰踮起脚尖 撕碎多年前的烟云残屑 灰烬尚未落地 已化作夜空里飘浮的图案 我伸手去接 掌心被烫出一枚暗红的洞-那里曾住着一块刮掉的火漆 一个来不及长大的名字 马头琴突然开口 弦声沿草尖狂奔 把去年的雪、前年的雹 一股脑塞进鼓胀的耳膜 我问它: 那些提前离场的人 此刻是否也围着另一团火? 他们是否把旧靴倒扣 倒出沙粒与子弹 是否用羊肩胛骨抓阄 看哪颗星先熄灭 是否把酸酪皮的乳片 塞进旱獭的耳朵 等黎明再开花 ——无人应答 只有火继续翻阅 随身携带的影集: 一张脸被烤得通红 一张脸在暗处转身 一张脸正在形成— 像刚挤出的牛奶 带着体温的泡沫 远处,起伏的草浪 把月亮推上断崖 我低头 看见自己的脚印 被火慢慢缝进大地

杨晓民,在央企、央视、政府机关供职 多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基石存储 创始人。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汉语诗歌

针头粗砺 像一滴滴

永不回头的雨

双年十佳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出版诗 集《羞涩》,主编《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

